

## 凤凰·副刊

本版投稿邮箱:ycwbttg@163.com

随笔

## 追风筝的人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单位对面有个广场,每次久坐间隙会挪步到连廊处向外张望,循着错落有致的参照物视线逐渐抬高,时间久了发现:无论风和日丽雨霁初晴,还是黑云低垂黄沙漫卷,总有零星一两只风筝倔强地挂在苍穹缓慢攀爬。跟同事打趣道,到底是些什么有闲的人风雨无阻固执地放着这些孤单的风筝,虽如此,那些象征自由的风筝,有老鹰,有蜈蚣,有中国龙,更多的是三角,还是会将自己的思绪暂时截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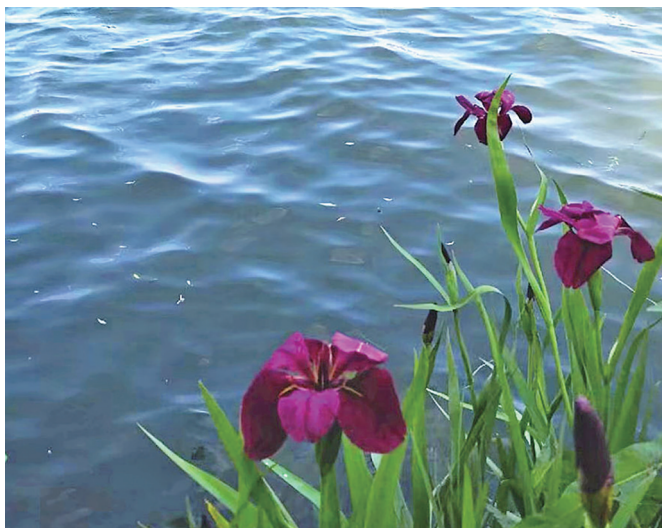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放风筝已是过于遥远的事情,在夏日乌黑的大街上,待风筝借由风力摇摆升空后,为了让它更高,我一直跑,朝空旷的操场跑,跑到忘记了自己是十岁,跑到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风筝愈变愈小,若不是手里的线传递过来的坚实的拖拽感,在漫天斑斓的飞行物中,会疑惑自己聚目锁定的那只,是否是自己的风筝。心里开始变得惧怕,虽然晓得风筝没有生命和语言,但它毕竟代表着自己的某种意志,是自己身体的延伸,它在那么高的地方会不会害怕,无法向我传递任何讯息,看到身边已经有断线的风筝开始坠落,将周遭的空气撞击得四分五裂,自己的线也已全然放出,开始慌忙收线,心里告诉它,今天的飞翔就到这吧。

风筝的隐喻在后来的人生中并未消逝,只不过十岁追风筝的人,现在变成了那只风筝,他开始理解,在自己十岁那年,那只遥远翱翔在蓝色苍穹的风筝,当时在想些什么,它是否也曾低头遥望着地上的人,却无从表达。每一次转折,每一场离

别,都让我知道,历史,抑或个人史,从来都不止有一条主线,每条主线都是一段有关分裂的故事。追风筝的孩子在遥望天空中的具物时,自己本身也是父母师长眼中的风筝,青春的撕裂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自由之争中,成为一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题目,没有对错,待自己角色置换后,才明白地上那根线的意义有多沉重,祖先给后辈装满了沉默的推进力,那些用血脉和神经元写就的期盼,那一刻他们是他们身体和意志的延伸,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,试图飞向更远的地方,但同样的,我无法告诉他们高空的风力多么强劲,云海被太阳蚀刻成金色的景致多么壮观,闪烁的星星犹如横过来的重力从耳边呼啸而过,我回望地上,看到他们朴素的眼神,便晓得这是种传递,他们也曾翱翔在这空中,唯有未来回访过去,唯有未来可以解读那些眼神。

鲁迅的《野草集》收录过一篇有关风筝的故事,讲的是自己将弟弟亲手制作的蝴蝶风筝当面踩烂,长大后向弟弟道歉时,弟弟惊异地如同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,说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我不认为弟弟真的失忆将往事忘却,只不过数十年后,被踩烂的风筝只是没必要再忆起的陈旧的梦。《追风筝的人》中胡塞尼这样说,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,不管那意味着什么,让我们勇敢地追。”

站在连廊处仰望着那只倔强孤独的风筝,在湛蓝天空飘飞,耳边似乎还听得到猎猎风声,突然思绪被时间的钝感召回现实。今天的飞翔就先到这吧。



水畔。李振文 摄

回忆

## 再见,老冬果

□子檀(宁夏银川)

家里的老冬果,被砍了。

老冬果是一棵梨树,长在外婆家的院子里。从母亲口中得到这个消息,我的心一沉。想着国庆假期回乡摘果子的愿望,也就此落空了。

对于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我来说,关于金秋的美好记忆只留存在那充满真趣味的童年时光。离开故土业已经年,每当季节走入金秋,脑海中故乡那一幕幕丰收的场景便熟悉地放映出来。我的心思总会穿过麦浪,抛开芋蛋,越过一堆堆苞谷山,不自觉地飘到老冬果身上。

每到九月,黄澄澄的果子便挂满了老冬果的枝桠。爬到树上,信手摘来一个,擦都不用,直接上嘴一咬,便迸发出清脆的声音,清爽香甜的汁水瞬间肆意地在口中流淌,那种甜美的感觉,是秋天给我的最佳记忆,也是老冬果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

老冬果树冠高大,枝繁叶茂,果子全部摘完,除去给邻里们分送的,还可以把好几个蛇皮袋子装得满满当当的。每次国庆假期从外婆家归来,父亲的车厢中总是有一蛇皮袋子的冬果梨跟着我们回家,那芬芳的香气,会在屋子里久久不能散去。

老冬果除了可以在采摘季美美饱尝之外,窖藏数月,放在冬天来吃,味道更是一绝。外婆每年会在洋芋窖中辟出一半儿地方来窖冬果。

等到寒冬腊月,冬果梨便成了我们的一道风味美食。窖过的冬果外皮发暗,极为柔软,稍微刺破外皮,汁水便流了出来,那暗棕色的汁水浓郁丰

润,就像小时候最爱喝的红糖水一般诱人。吃窖藏的冬果梨,不该叫吃,应该是吸食。

因为果肉已经和汁水融为一体,清凉冰爽,流入体内,犹如在冬日的黄土高原上降下了一场薄薄的雪,让身体同黄土地一样,幻化为一片清凉世界。窖藏的冬果梨还有一个妙处,就是药用。

经水煮过后的冬果梨俗称“热冬果”,连同果实汤水一起服用,对于治疗风寒感冒、止咳化痰有奇效。

冬天的黄土高原寒风凛冽,极易着风感冒,而在咳嗽流涕的当口,喝上外婆亲手熬制的热冬果,那热气腾腾的汤水,连同外婆温暖的呵护,成为了儿时心中最为温情的记忆。

我想,外婆小院中的那棵冬果树,之所以称其为老冬果的原因,大抵是因为它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人,用它的全部,给予我们香甜、健康和快乐。

外婆搬进县城生活后,小院留给亲戚照看。老冬果,似乎也是通了人性的,在外婆搬走后,一年的果子少于一年,加之疏于照料的缘故,精神头亦差了很多。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霜雨雪之后,老冬果树被砍了。我已无心再去追问它为什么被砍之类的问题了。任何事物在这个世界上,总有来回,人是,树,也是。

我只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忆,回忆每一个和老冬果有关的画面和经历。它是乐园,它是甜美,它是外婆温情的呵护,它是心中关于故乡的原风景。

诗语

## 在经典唐诗的意境抒情(组诗)

□倪宏伟(四川雅安)

## 竹筏为履

浪漫是骨子里潮动的声音  
以竹筏为履,游历心中的山河  
听见纤夫的号子款款而来  
楚江就跳出一个词,在晨光中  
让天门山与孤帆对峙  
一汪碧水汇入历史的光影  
成为名句,成为诗人钟情的词根

## 黄鹤楼抒怀

山影触及水涯,有鹤展翅飞升  
黄鹤矶上人去楼空  
烟花三月,像一杯酒迷醉的醇香  
黄鹤楼前依依惜别故人  
孤帆一叶,独念扬州盎然春意  
世间命途多舛,唯知己难觅  
眺望碧空消失的云翕  
长江之水顷刻翻腾如潮  
难疏心中五味杂陈,天际一线尚远  
风的影子,已随波奔流而去

## 悬崖之上有银河

香炉紫烟氤氲,阳光浅浅照射  
像一袭飘动的霓裳  
溪流的尽头已是水的末路  
毁灭或者生存,只在一念之间

纵身跃下追逐一生的山崖  
让不悔的抉择,宣泄情感堆积的泪水  
山前路陡,有几尺才是真实的瀑布  
悬崖之上有银河  
泻落人间的水,恍如涅槃重生

## 石门俗事

石门未开,俗事里已鸡犬相闻  
桃花凋谢了几丛  
桑枝就从农历的根系萌芽  
石头,掉进峡谷幽深的欲望  
岩崖隐居的风,带走柳絮的柔发  
一个人守着桃花相思  
只有彻悟的流水,才能深度抵达

## 谢公宅

青山压不住草芥的欲望,满眼白墙  
恍如谢公祠的寂寞  
一片竹叶,坠入倒影的皱褶  
鱼儿在池塘虚度光阴  
举杯独酌,与宣泄的情感叙旧  
岁月的杯盏仍在倾侧  
所有高洁的品格,都在坚韧的竹节上  
像清风的袖口  
在夕光里,装满人生纯洁的纸笺